

唐生智传

(征求意见稿)

《唐生智传》编撰组

- 主 撰 吴立民
- 副主撰 田伏隆 高原 周全
- 执 笔 周 全

前 言

今年十月十七日即农历九月十八日是唐生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

唐生智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在海内外有一定的影响；他早年加入同盟会，献身民主主义革命，曾参加过辛亥、护国、护法、北伐、讨蒋、抗日诸役，先后和叶开鑫、吴佩孚、张学良、冯玉祥、蒋介石打过大仗、恶仗，而唯独没有与我党所领导的红军、解放军作过战，是国民党一级上将中唯一做到了这点的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洞察蒋介石反共阴谋，更加自觉地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隐居家乡，潜心办学。终于在上海、长沙等地，与我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从而在我党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策动高级军政人员起义和促进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尤其可贵的是，唐生智先生晚年坚定地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由衷地认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决心以全力捍卫党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十年动乱时期，当林彪、“四人帮”逼迫他检举诬陷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刘少奇、贺龙等同志时，他坚决抵制，据理力争，大义凛然，临难不苟，临危不惧，不惜以身家性命维护真理，表现了崇高的气节，而终于旧症复发，在一九七〇年四月六日逝世。

根据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方针，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一日重新为他召开追悼会，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亲自主持追悼会和亲致悼词，重新肯定和评价他的生平业绩和对人民的贡献。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省委统战部同意今年在唐生智家乡——东安为他举行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并将其亲手创办的耀祥中学恢复校名，同时举行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唐生智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大风大浪的革命关键时刻，基本上是“顺乎革命的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的，是保持了大节，保持了晚节的；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社会复杂性，他和任何站在时代正面的历史人物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误，这是不足为怪的。

历史是无情的，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嘲弄历史的，终究受到惩罚而被历史所嘲弄。历史又是有情的，它是有规律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顺乎历史潮流而动的，终会露出轨迹而显其历史光辉。“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有历史公论，历史也自有公论，唐生智怎样对待历史，历史也将怎样对待唐生智。

唐生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学有高深的造诣，非常重视学佛的实践和真实的行愿，对世俗和名利恭敬看得比较淡薄。生平不愿宣传自己，也从不轻易回驳妄言。他只以自己治军、作战、办学、爱国、爱党的实际行动来印证自己的一切，坚持不懈，积以时日，终于赢得了广大部属和师生的爱戴，赢得了党和人民的认可。盖棺论定，唐生智先生是问心无愧的。

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将这份初稿写出。由于成书匆促，资料有限，错误遗漏，在所难免，敬请有关领导、专家及唐生智先生亲友旧部不吝指教，无任欢迎。



第一章	辛亥革命时期	(1—8)
第一节	少年求学时	(1)
第二节	革命阵营内	(5)
第二章	南北对峙阶段	(9—50)
第三节	护国护法	(9)
第四节	驱逐张敬尧	(12)
第五节	援鄂之役	(17)
第六节	护宪之前	(21)
第七节	援赵拒谭	(25)
第八节	文战武治	(29)
第九节	皈依佛门	(33)
第十节	保境安民	(37)
第十一节	苦心扩军	(41)
第十二节	威高震主	(46)
第三章	大革命年代	(51—128)
第十三节	驱逐赵恒惕	(51)
第十四节	晋省前后	(55)
第十五节	湘政一月	(60)
第十六节	第一期北伐(上)	(64)
第十七节	第一期北伐(中)	(69)
第十八节	严治立威	(73)
第十九节	长沙会师	(76)
第二十节	伐吴之前	(81)
第二一节	第一期北伐(下)	(85)
第二二节	调节各方关系	(89)
第二三节	西征平叛	(93)
第二四节	第一期战绩	(97)
第二五节	扶助农工兵(上)	(103)
第二六节	扶助农工兵(下)	(106)
第二七节	坚持三大政策	(110)
第二八节	第二期北伐(上)	(114)
第二九节	第二期北伐(下)	(118)

第三十节	第二期战绩.....	(120)
第四章	十年内战.....	(129—183)
第三一节	马变真相(上).....	(129)
第三二节	马变真相(下).....	(134)
第三三节	处理马变(上).....	(140)
第三四节	处理马变(下).....	(144)
第三五节	分共与讨蒋(上).....	(147)
第三六节	分共与讨蒋(下).....	(152)
第三七节	东征讨蒋.....	(156)
第三八节	西征倒唐.....	(159)
第三九节	出战冯玉祥.....	(164)
第四十节	河南反蒋.....	(168)
第四一节	大战蒋介石.....	(175)
第四二节	广州讨蒋.....	(179)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	(184—224)
第四三节	共纾国难.....	(184)
第四四节	受命之前.....	(189)
第四五节	大战日寇(上).....	(194)
第四六节	大战日寇(中).....	(197)
第四七节	大战日寇(下).....	(201)
第四八节	陷城之后.....	(206)
第四九节	国难家难.....	(209)
第五十节	顾全大局.....	(213)
第五一节	艰难办学.....	(217)
第五二节	光复前后.....	(221)
第六章	和平起义前后.....	(225—271)
第五三节	潜心好学.....	(225)
第五四节	乡居远见.....	(228)
第五五节	长沙促和(上).....	(232)
第五六节	长沙促和(下).....	(236)
第五七节	京沪之行.....	(240)
第五八节	真正谋和.....	(243)
第五九节	和平自救(上).....	(248)
第六十节	和平自救(下).....	(252)
第六一节	东安赤化.....	(256)
第六二节	天亮前后.....	(260)
第六三节	继续前进.....	(264)
第六四节	黄花晚节.....	(266)

第一章 辛亥革命时期

第一节 少年求学时

唐生智，字孟潇，一八八九年十月十二日（即清光绪十六年农历庚寅年九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原南应乡大规塘的一户新兴官宦世家。⁽¹⁾

说世家，是因为他家已有五代蒙受皇封了。父亲唐承绪（又名唐自业）“纳貲为郎，出仕皖赣，回藉充南路辑私营管带官。”⁽²⁾祖父唐本有（又名唐益之）为“清咸同间名将，积功累迁至提督军门，”⁽³⁾“赏花翎黄马挂霍钦巴图鲁议叙军功加一级，”⁽⁴⁾“授庆远，协封典，及于三代。”⁽⁵⁾

唐本有之父唐大年及妻周氏、祖唐福裕及妻李氏，曾祖唐正国及妻杨氏，均以“本有提督军功加一级赠”为正一品光禄大夫及一品夫人，这不能不说是相当的荣耀世家了。

说新兴，是因为他五代先人中‘有三代都是死后才追赠加谥的，生前家境并不显贵而且十分清苦。他曾祖父唐大车是个挑盐小贩，常年如牛负重，辗转往返于广西至湖南的崎岖山路上，有一年，竟中暑死于途中，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曾祖母周氏悲恸往寻，不知所终。剩下唐本生有一个十多岁的孤儿，无依无靠，只得认同村罗姓鸭棚户为义父，‘守鸭为生，受尽欺凌。’

唐本有不堪虐待，将鸭竿一甩，投军至曾国藩麾下大将席宝田帐中。与太平军作战多战，由一普通士卒擢升为得力部将；后又“于江西屡胜石达开，矜洪秀全子福瑱，累功至广东提督。”⁽⁶⁾荣获钦赐，衣锦还乡，娶妻多房，子孙繁盛，与席、谢、王、魏众家同为东安望族。

唐生智是唐门长房长孙，自然显得特别“贵气”，加之，又是古历九月桂花开放的时节降生，奶名叫做祥桂，就更显得尊荣；他从小沐浴先人武将气派的薰陶和乡风民俗的影响，具有东安人擅武嗜打、“性强而好义⁽⁷⁾”的特质，凡事表现得“有稜有角、敢作敢为”。

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天”“地”“君”“亲”“师”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唐生智却对它无所顾忌，累有冲撞……

一九八五年冬，唐生智六岁时，祖父病重，席宝田亲来探视；由于来的是“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头品顶戴⁽⁸⁾”的赫赫大员，唐府上下都觉受宠若惊，诚惶诚恐；而唐生智却不大以为然，他处之泰然，出入应对，从容不迫。

这天，唐本有见席帅体弱畏寒，便叫唐生智、唐生仁兄弟去抬个火桶来。席宝田问：“你们俩抬的是什么？”唐生智见火桶为长方形木框，就随意答话说：“是帮您老人家抬的‘长生’！”

这句话一出口，顿使满室皆惊，不知所措，因‘长生’即棺材，对垂暮老人说这话是大不吉利的。众人生怕席宝田会大发雷霆。

幸亏还好，席宝田并未动气，只是戏耍地告诫唐生智说：“我看你活象一只麻蝇”。
“唐生智问：“为什么？”席宝田笑着说：“你走起路来，双眼向上，两脚蹦跳，是上不敬天、下不敬地呀！”唐生智听了，毫不示弱，也笑着说：“那您老人家匍在堂屋里敬天敬地的时候，活象一只乌龟。”

这句话更使大家吓得瞠目结舌了，事后，唐生智挨了父亲一顿重责；而且，“麻蝇”的小名也从此被叫开；但他无所谓，仍然我行我素，走路的姿态仍然一点未改。⁹

一八九七年秋，他满八岁后，开始在家乡读私塾，父亲嘱塾师严加管束，走路时，务须俯首垂肩，脚跟落地；开始，唐生智尚能勉强顺从，稍后，因受新思潮影响，就不甘驯服了；而且走路的积习难改，屡禁不止，因此常遭鞭答。

于是，他对塾师十分不满，发觉塾师有个习惯，每天清晨大便时，不去厕所，却蹭在塘基上、手攀树杆“解手”；于是，他和弟弟悄悄将树杆锯开八成，等塾师攀附时，树杆折断，人也四脚朝天地掉入塘中。

这件事发生后，自然又遭到父亲的训斥，骂他：“人家那样作是习性，你为什么要害他？”唐生智说：“我这样走路也是习性，他为什么要打我？”一句话顶撞得父亲无言以对，不禁勃然大怒说：“逆子，你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尊师重道，师父师父，师即为父，无师即为无父，有朝一日，你还要无君无上哩！”

父亲的话，不幸而言中，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〇四年春，唐生智十五岁，考入湖南武备学堂第一期；结业时，该学堂即停办，改为湖南陆军小学堂⁽¹⁰⁾，他因品学兼优而被录取入学。这时已是一九〇五年秋，他已十六岁了。

十六岁还读“小学”似乎奇闻，但也不是为怪，因按当时清廷兵部规定：入学年龄为十五岁至十八岁，而实际上大都超龄，有高达三十岁的⁽¹¹⁾；唐生智还是属于小年龄层，同期同学刘兴，贺耀祖都比他大一至二岁。这种小学实际上是初级陆军军官学校。没有一定政治背景不能入学；有好背景而无好成绩亦不能进校；有好成绩而无好品行也难毕业。

唐生智的成绩是出类拔萃的。

当时的“陆小”课程分学科和术科两门。术科以班排训练为主，劈刺和器械操为辅，经常到野外演习；学科分军事学科和普通学科两种，军事学科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野外勤务、测绘学等，普通学科有国文、外文、修身、历史、地理、理化、博物、生理卫生、三角、几何、代数等⁽¹²⁾。

唐生智从乡村私塾的死记和呆背方式，转到如此灵活而学用结合的方式，感到十分新鲜，很合口味；在武备学堂结业时，即名居榜首，转入“陆小”后更得心应手、常列前茅。

他无论对术科学科，均有浓厚兴趣。当时每月有一次考核，分为优、上、中、下、劣五等；学员平均津贴为四点五两纹银，除伙食三两外，尚有一点五两零用。但学堂规定：优等二点四两，上等二两、中等一点六两，下等不给，劣等淘汰，立即开除⁽¹³⁾；如此逐月减员，以致由全期开学时两百“天兵天将”，到毕业时只剩七十二“地煞”了，而唐生智的成绩却列三十六“天罡”中的“天魁星”。

他的品德操行也是无可指责的。这时的他虽然仍旧很调皮、很淘气，喜欢和同学们开玩笑；有时，看到有人自习打瞌睡，他就在对方桌内放一个炮竹，以图惊醒；看到有人上课脱

了鞋子扣臭脚，他就把鞋子勾来藏起，以示惩戒。但是，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行径，出发点还是好的，是为了促人好学，因之，不但未受到学科教官的责难，反认为他“用心良苦、无可厚非。”

加之，他不跳“蒜”皮，没有大龄同学那些吃喝嫖赌的劣行，也没有一般世家公子那种怯弱娇嫩的懦夫习性；当时的品行分数多掌握在术科教官手中，而唐生智的术科尤其出色。每次野外演习，他无论使用日本的村田式步枪，或汉阳七九式和其他杂牌枪，均能博取满环优秀；而且，遵令守纪，常受褒奖。

但是，意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自己曾经这样写道：

“我在湖南陆军小学读书的时候，少年意气，思想新鲜，在立完派（改良主义）与革命派（同盟会）之间，我是倾向于革命派的，我们许多同学都和同盟会有关系。”^{（14）}

“一九〇八年秋，十一月，清朝光绪皇帝与西太后那拉氏相继暴卒，学校总办俞明颐率领全体同学为帝后举哀，我和好几个同学在下面发笑，意含讽刺，不以为然，结果受到记过处罚^{（15）}……”

这是唐生智入学以来，第一次受到惩处，说明了他是一个“无君无上”的人。

发生这件事并不是偶然的；当时，他不仅深受进步同学的影响，而且对社会上一些反清人物如孙中山、黄兴，陈作新等也十分钦佩。

一天，他假日上街，从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侧“陆小”门口，漫步到城中犁头街口，想去“翠筠轩”刻竹铺去买个竹制笔筒；突然发现铺前两块招牌十分显眼：一块是“精刻竹器”，一块为“鬼画桃符”，觉得“精”对“鬼”、“刻”对“画”，“竹”对“桃”、“器”对“符”，十分工仗。便停步下来，寻到了正在画桃符、写春联的长袍先生。

唐生智问他贵姓？对方顺口答道：“吴斗魁。”唐生智想了想，又问：“无斗之魁，岂不是鬼么？”对方说：“小小车纪，才思敏捷，在哪里读书？”当对方知道是在陆军小学堂时，便说：“练兵先练将，擒贼先擒王，帝王是最大的贼子哩！”

这句话给唐生智少小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从此知道中国大地上有一批真正不信天、不信地，无君无王、犯上作乱的鬼怪幽灵在游荡。

当时，他执意求告先生真名，对方给了他一枚篆刻图章，上书“推陈出新”；后来，他琢磨了许久，才知就是当时湖南有名的陈作新。是和孙黄一样“提起脑壳干革命”的好角色。

因此，他在崇敬赞佩英雄豪杰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蔑视鄙弃帝后君王了。

一九〇九年春，唐生智将满二十岁，弱冠之年，考入了设在湖北武昌南湖的第三陆军中学，读了两年多。

一九一一年六月，据《舆论导报》第三十八期记载：“唐生智在陆军中学毕业时，由于谭人凤、曾杰、居正、杨玉如等人的发动，他和肖宏济、向明瓚、夏雄、陈言泽、王英兆、陈浴新、黄维汉、雷洪、谭作成、曹政典等数十人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这年秋，陆军中学毕业后，他到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入伍生队学习。

十月，唐生智二十二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了，他对于这场历史性的大变革，曾经这样写道：

“……回顾初衷，确有从事军旅，重整山河，救国救民之志。一九一一年革命爆发，我很兴奋，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被推翻了，国家共和、万姓当家、真是大快人心！当时，我很想投入革命洪流，做些工作，乃与同学欧阳起萃等人去上海。”^{（16）}

“到上海没有路费，于是找保定湖广会馆设法帮助，湖广会馆的负责人接见了我们几位同学，百般阻难，不予帮助。我当时火上来了，说：‘湖南人出钱，把你们养得肥肥胖胖的，现在湖南学生有事请你们帮助，你们就一毛不拔？那不行！那要你湖广会馆作什么用？不解决我们的路费问题，我们就对不起，要打人。’他们看到风色不对，马上转舵，讲了半天价钱，终于送了我们路费，才由天津搭船到了上海。”（17）……”

十月中旬，唐生智、欧阳起莘、刘兴、刘文岛等一行到达上海，这里也正在酝酿独立，成立都督府，一位曾在武昌陆军中学任教的黄教官，要介绍他们这几位高材生到即将成立的都督府去当科员，但唐生智觉得：“坐办公室不合我的本领，抄抄写写，甚无谓也，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坐困而行自己的抱负耶？”（18）

当时，他的抱负是“重整山河、救国救民”，然而，究竟如何整？如何救？偌大一个课题，他是并不清楚的。

他只知一点：继续干革命，就得反清反洋，反皇帝；因此，哪儿热闹哪儿去，哪儿不平哪儿闹。与其说是来干革命，不如说是来闹革命的；前不久，在保定他们闹了湖广会馆，这时在上海，他们又闹了兆丰公园。

他曾兴致勃勃地叙述这段往事，那时，我与几个朋友想游上海兆丰公园，（即今日中山公园）见公园门口挂了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乃大为气愤，觉得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太甚，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不能进，这还象话？！于是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冲入内。

“当时，印度巡捕来阻，我们就夺了巡捕的警棍；他又吹警笛！我们又将他的警笛打在地下，扬长而去……”

“这个事情对我刺激很深，深感国弱民负，非革命不能救中国，非打倒洋鬼子，不足以平国人之愤，气而离沪，便回湖南。”（19）

十月二十二日，长沙新军起义成功、宣布独立，唐生智等回到长沙，亲眼看到湘省在焦达峰、陈作新正副都督领导下，革命闹得十分红火，心中甚为高兴。

这时，老同盟会员谭人凤奉黄兴、黎元洪之命，回湘盼请援军，并带领武昌“陆中”一些学生兵为正待援鄂的湘军搞来两千多支汉阳七九式步枪，学生兵中有周瀚、罗霖、陶峙岳、胡达、罗藩羸等人，当时，他们大都在前线战火薰陶下，加入了同盟会、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与唐生智见面后，都一致约他参加革命军的行列。

唐生智回忆说：“当时，湖南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斗争非常尖锐，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勾结封建官绅举行武装政变，借猎狗梅馨之手，于十月二十一日杀害了革命党人的领袖焦达峰、陈作新等人。”

我当时与同盟会的联系，主要是与谭人凤等关系比较密切，谭人凤、焦达峰、陈作新是革命党人一边的；那时，湖南新建四个师，王隆中、陈复初等任师长，他们要我们的同学参加军队，许多同学也邀我参加，我见湖南的情况很混乱，军队也很混乱，立宪派得势，革命党上层人物软弱妥协，下层处处受气，便又回到上海。”（20）……”

本来，在焦陈二位未被杀害之前，谭人凤已经为唐生智等联系安排好了工作；焦陈二位也都签署了委令：基本上都是回原籍担任军事组训任务。如刘兴即赴祁阳军事事务所任军事科长⁽²¹⁾，刘文岛回湖北、唐生智、欧阳起莘等则留在省城军事厅。

焦陈二位被害后，原委令仍然有效，刘兴等都去上任；而唐生智却不愿留湘，还和谭人凤闹了一场。

他认为谭人凤生怕湖南不出兵援鄂，在焦陈死了之后，不敢出面力争，更不敢追究凶手，仅仅轻描淡写了说了一句：“他们有错，关起来就是了，杀人家干什么？”对此，唐生智极为不满，于是，他和二刘分手，与欧阳起莘一起又去了上海。

第二节 革命阵营内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宣布独立，唐生智和欧阳起莘二人到沪后，即在新的都督府里正式就任科员，做着“抄抄写写、坐困以行其抱负”之事，自然很不安心。

这年底，唐生智终于摆脱了平静无聊的羁縻，走出了写字间。他回忆说：“这时，上海都督府派我与欧阳起莘等人，去大连和营口联系东北的‘红胡子’。（张作霖、张作相等均是对象）

“这个联络工作没有搞多久，一则因为我自己不习惯于搞交际联络工作；二则，感到纵横游说之事也非根本之计；加之大连营口均为日本人所坝占的租界，看着很难受，长此搞下去，太没有意思了。”²²

总之，作为一个从小入武备学堂、而“陆小”、而“陆中”、而“陆大”入伍生队的年青军官来说，他的抱负是要靠“从事军旅”来实现的；他要带兵打仗，而不是当科员、搞组训、作联络。

但是，当时的辛亥革命并无大仗可打，连一度死守武昌的谭人凤，这时也到上海来参加南北议和了……

谭人凤和唐生智等血性方刚的年轻人一样，也是并不乐于和谈的。当袁世凯命冯国璋挥师南下、攻陷汉阳，威胁武昌时，黄兴因战事失利被迫离汉赴宁，黎元洪也因害怕被俘而迁出武昌，只有谭人凤一人敢于顶着，他被守城官兵推举为武昌镇守使兼北面招讨使，坚持不退，终于转危为安，使黎元洪的都督府又重新回到武昌。

因此，谭人凤自始自终是主战派，到上海后，仍然在自己的寓门口，挂着“中华民国武昌镇守使兼北面招讨使公署”的银金牌子；仍然保存着一支由他儿子担任团长的两营亲兵，不过，兵缺将乏，是个空架子，因此想请唐生智去为他“撑台子；”并请他去北方掌握一些友军，壮大革命派武装力量。

唐生智在叙述这段经历时，写道：

“辛亥革命以后，各省均成立了所谓革命的军政府，湖南安化人李燮和被推举为烟台都督；我们得到谭人凤的介绍，与欧阳起莘等人去烟台都督府参加工作。

“我担任都督府的参谋，以后调到部队当连长。我第一次到连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全连一百二十六名士兵，只有四十多人应点；查究起来，还有四十多人得了花柳病睡在床上起不来，此外，营长又吃了三十多名缺。

“当时，我下决心要整顿这个队伍，一面医治病兵，一面补充本地新兵；（原来的官兵多数是上海人）大力整训队伍后，这支连队才象样一些了；并且，将营长贪污腐化吃缺的情况报告都督府，使营长受了处分，被撤了职。

“但是，团长却说我没有经过他而越级控告营长，因而坚持请求都督府将我调开，于是我又被调回都督府当参谋²³……

“我从这次社会经历和部队生活中，深深感觉到：复兴民族、打倒列强，一定要革命；

而革命一定要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没有武力空谈革命，那是放空大炮。但是军队搞好，首先要讲究军队的纪律，决不能骚扰百姓；否则这个军队就不会得人心，更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因此，我就下定决心，要想从事军旅之事，要搞就要把军队搞得象个样⁽²⁴⁾.....”

“自调任参谋以后不久，就听说保定军校开学了。于是，与同学欧阳起莘等商量，想回保定读书，乃去信询问是否可以报名入校？回信说：入伍期满的同学，可不经考试报名入校学习，并要我们赶快去。我们就回到保定报名入校⁽²⁵⁾.....”

这样，自一九一二年冬天起，⁽²⁶⁾唐生智即在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开始了新的学习，不久，与校长蒋方震建立了深厚牢固的情谊。

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州人；一八八二年九月生，比唐生智仅大七岁，这年刚满三十，他是一九〇一年十九岁时，被清廷选派到日本成城学校留学的。后升入士官学校第三期学习步兵科，与学习骑兵科的蒋尊簋(字百器)同为各自学科的第一名；⁽²⁷⁾当时通名“二蒋”而步各科的第二名则为蔡锷，第三名为张孝淮。

他们于一九〇五年毕业时，日本明治天皇亲自来参加，并颁给他们每人一把指挥刀；毕业后又到德国见习一年，⁽²⁸⁾在著名的兴德堡元帅指导下学得许多真正的军事本领。

回国后即任禁卫军任管带；辛亥革命第二年，即以陆军少将的高衔出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加之为人严肃沉毅、一丝不苟，同学们都十分敬畏他。

然而，唐生智对这位赫赫有名的军事权威并不盲目崇拜；总觉得他不过是位纯粹的军事人材而已。认为他对军事以外的事情很少过问，也从无主张，凡迂不平，怨而无怒；因此，怒其不争，不足为敬。一天，唐生智竟和同学刘文岛陈铭枢，欧阳起莘等打赌要打蒋百里一个耳光。

但是，蒋百里并不深究，唐生智倒觉不安；终于在一天中午，主动向校长坦诚相告，将毆师契机和盘托出，请求处罚。

然而，蒋百里却仍然一笑置之，说：“看起来你是明知故犯了，我也不怪罪你，因为你还是不知我的实情，你认为我是明哲保身而毫无是非感的冷血动物么？其实并非如此。”

其时，蒋百里早年求是书院的老师陈仲恕也在座，他向唐生智介绍说：“百里是一位深沉的爱国者，辛亥革命时，他对清廷的厌恶和反抗，不是表现在咋咋唬唬地喊，而是踏踏实实实地干。”

接着，陈仲恕讲了这样一桩事实——一九一一年冬，当江浙两省宣布独立时，陈仲恕正在奉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幕中；亲见南北双方对赵督都在极力争取，状甚激烈。

一天，总督辕门报，有蒋方震要见，陈仲恕问蒋来意。他说：“长江南北多易了旗帜，我来见赵次帅，请他早日宣布独立。”仲恕说：“你真是冒险！赵次帅跟前几个有实力的领兵大员都是清室的忠臣，次帅如果要独立，还要通过他们，得他们首肯；况且，次帅恐怕也没有这种思想。”

正在议论时，忽然一个得力当差匆匆跑来低声说：“各镇大员都已聚在客厅，要请见次帅，而且带有很多卫队，不知是何举动？”仲恕听说，急忙将所带钞票取出，又向各同事索借一些，约有一百余元，交给当差说：“你领这位客人从后门出去，送上火车，车开了再回来。”

蒋百里见事不妙，也就立刻起身而去。后来方知各镇大员已知百里东来消息，是来向赵尔巽索人的，当时赵督并无此人，赵本不知百里之来，态度自然是很直实的，各镇大员也

不再怀疑相率而去。”⁽²⁸⁾

蒋百里这段惊险动人的经历，唐生智从未听说过，此时不禁肃然起敬，羞愧莫名；而蒋百里却反而抚慰他说：“过去的事过去了，不必再提它，今后，你要好好地读书，要遵守校规，要立志做人。”⁽³⁰⁾

第二天，蒋百里又亲笔题赠孔子名言“好学、力行、知耻⁽³¹⁾”六字给唐生智，勉励他：“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不要小智小仁小勇，要大智大仁大勇；而大智若愚、大勇似怯，非一朝一夕涵养得成的。”

唐生智深以为然，而且后来还把这六个字作为自己办学的校训，不过，由于自己性格外向，嫉恶如仇，却始终没有修成“若愚”“似怯”的涵养功夫。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使唐生智对蒋百里更加崇敬了。

一九一三年间，蒋百里欲扩大保定军校组织，“屡商之陆军部，似有允意，”及至将计划送去，却被军学司司长魏宗瀚搁置不理，继而完全推翻。

这一项计划，百里在校中曾屡次开会商讨，且曾向学生透露一部份，现在一无成就，何以交代？所以，怒而以死相争。

六月十八日，他在校中“尚武堂”召集学生训话，将此事详情经过及所拟改革方案备细说明之后就“拔出手枪，当胸自击”。⁽³²⁾

当时，幸亏蒋百里卫士李如意及唐生智等在场，见百里拔枪，即狂奔上讲台，出死力拉其右手，使枪弹未当心穿过，仅伤肺部，幸而保全了性命。³³

事后，蒋百里与人谈及袁世凯陆军部一千人时，激愤地说：“我从此认识了这一班孤群狗党的下流军人”⁽³⁴⁾

这件事和这句话，对唐生智触动尤深，此事使自己和“全校师生受到一次很大的精神教育。”³⁵从此“他对我更器重更关切，我对他更加尊重。”³⁶认定“蒋百里先生，素富爱国精神，很热情、有正义感，为人正派，教学治军都很严肃认真。”³⁷相形之下，唐生智对袁世凯“一班孤群狗党”也就十分鄙视了。

不久，他们殴打袁氏狗党的军训教官，闹了一次很大的学潮，能说会道的刘文岛被同学们推选为总代表，唐生智为步科代表，陈铭枢为炮科代表，三人从此结为“战友”。

事后，刘文岛退了学，随蒋百里去了欧洲，到法国改学政治，而唐生智、陈铭枢仍留校就读。

一九一四年冬，学校举行了大规模的毕业考试。因为，这是民国第一次军官毕业生，袁世凯十分注重其事，要从毕业生中挑选最优秀的学生充当模范团团员；他自己做模范团的团长，团附为陈光远等。

当时考试成绩的评定是各种学科和术科合起来为一百分，占总成绩评定的一半，操行也占一半；唐的学科和术科成绩都很好，是全连成绩最好的。这时，大家都为唐庆幸，以为唐一定可以到模范团去，但唐那时并不想到模范团去做袁世凯的“御林军”……³⁸

唐生智之所以不屑于此，主要原因除了对袁世凯鄙视和厌恶之外，还有一点，即模范团是个花架子、不重实学；不能实现他“从事军旅、重整山河、救国救民之志。”因为——

模范团之成立，本系熔学生非学生于一炉而冶之。该团卒业，除放连排长之外，余者悉充练习官；彼等在团七八月，尽学些机器般的动作，而野外教练则未赏染指，学生说：“我们七八月之所学者，不过为大总统数分钟阅兵式之准备耳。”

而且，模范团内人多复杂，有一个曾在本校充当伙役的人，竟一跃而任模范团连长；第一期同学有在其部下见习，求去而不得者。

还有一个在预校因学科不及格被淘汰之同学宋推，去年竟借力获入该团当上了排长；总之，当时，主持军政者之用人，大有偏轻偏重之倾向；以多数不学无术之官长而来治兵，且荣以“模范”二字，却不能扬国威雪国耻的。⁽³⁹⁾

这样，唐生智就不愿参加；于是想了一个巧妙的高招来推托，他在追述这件事时，说：

我不干，我便想办法补救：如果操行分数不好，也就不会入模范团了。

“那时，有一个湖南永顺同学叫鲁扬开，他的考试成绩也很好，他的坐位和我也相近，他是个麻子，我就和他开玩笑。我说：‘麻哥麻哥呀！你是肯定要入模范团的人了，脸上的麻子究竟有碍观瞻，何不预先填平？！以迎接新来的喜庆呢？’

“这个人也是有湖南骡子脾气的，他正色地对我说：‘你我马上都要做官了，还是这样爱开玩笑，还不庄重一点吗？’

“我说：‘我有什么不庄重？我不过预先告诉你，要你把自己缺点补救补救罢了。’

“我是有意刺激他的，他就真的动了气，跟我大声咆哮；我没有真的动气，只是想弄一点麻烦来，就不断地和他开玩笑，结果越弄越真。闹得队长和排长都来了，都说我不对；我又和队长争论起来，他要纠正我的态度，我却说我的态度很好。队长大怒，报告营长，记了我一次大过了事。

“这样，受了处分，不仅我不能进模范团了，连北洋军阀的六个基本师都没有资格加入，而分配到了湖南。⁴⁰”

这一年，唐生智整整二十五岁了，终于结束了他意气风发、懵冲懵闯的青少年时代，开始进入建功立业、沉思求索的而立之年。

第二章 南北对峙阶段

第三节 护国护法

一九一五年春，唐生智回到湖南，在陆军混成旅当见习军官。

这时，湖南的督军已由汤芑铭取代了谭延闿，自从袁世凯打退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后，即开始进行恢复帝制的阴谋，为了彻底根绝革命党人的活动和“平定西南敌对势力”，他于一九一三年十月初派汤芑铭为湖南查办使，以占据西南各省门户之地——湖南。

汤芑铭原是举人出身，清末留学日本，后又转学英国实习海军，曾参加过兴中会，因偷盗孙中山皮夹内的兴中会名单，准备回国向清政府告密取赏，被人发觉，开除会籍。从此怀恨兴中会，而为袁世凯所赏识倚重，由天津缉私兵舰上一个小小职员，历次升迁至海军次长。

⁽⁴¹⁾汤芑铭兼任湖南督军后，以残酷手段镇压三湘民众，被人呼之为“屠夫”；加之他积极拥戴袁世凯称帝，更为有识之士所不齿。唐生智对此局面不可能无动于衷，最后，自然而然地参加了反袁驱汤行列，他写到：“到湖南时，我还是那个思想支配：搞革命工作，一定要有武装部队，更要有纪律的严明军队。因此，心里也打算踏踏实实干一场，好好训练部队；加之，那时年纪青，身体也很好，工作也负责肯干，没有象旧军官那样染上什么恶习，因此，在部队里提拔得很快。

“旅长胡叔麒是安徽人，是陆大学生，皖系军人，他的军队都是北方人；我见习只一个多月，即代理排长；以后，旅部办学兵队，训练班长，我被选为学兵队教官。

“不久，新编了一个马克沁机关枪连。派我代理连长；以后，混成旅改编，胡叔麒去了职，新调来的旅长为车震，东北人，调我到旅部当参军官，我因为已参入反袁的工作，没有到职。”⁽⁴²⁾

这段情况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改元“洪宪”之后，策封汤芑铭为“一等侯”，“靖武将军”，湘省督军公署因而改为“将军府”。这时，蔡锷已在云南宣布讨袁护国，湖南革命党人杨王鹏潜入长沙，积极整顿民义社组织，并与湘军混成旅约定，由民义社发动，于二月下旬袭击“将军府”，⁽⁴³⁾事败被杀，胡旅长因而去职，唐生智匿刘人熙家，不能露面归队。

这年五月，反袁斗争达到高潮，唐生智在这段时间内的反袁活动主要是协助刘人熙，与广西护国军总司令陆荣廷等取得联系，里应外合。

刘人熙系一翰林，博学多识，谭嗣同、唐才常都是他的学生，当时陆荣廷、沈鸿英等对他很尊重，也跟他有联系。他是个性情倔强的老头，年纪已逾七十，精神很好，时常喜欢和唐生智谈天，“相处得很好。”⁽⁴⁴⁾

五月十九日，汤芑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通电促袁引退；六月六日，袁世凯被活活气死。

七月四日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程潜在陆荣廷支持下，进逼长沙，汤芑铭仓皇遁走；但是谭延闿所保举的“湖南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曾继梧首先进入都督公署，载获汤芑铭巨款；随即召开省议会，推定他暂行代理都督。

当晚，程潜进城，废除曾继梧代职，于七月初召开军政各界联合会议，推举刘人熙为临时都督，龙璋为民政长。⁽⁴⁵⁾

这时，陆荣廷、沈鸿英答应给刘人熙一个团的枪械子弹⁽⁴⁶⁾，刘人熙即任命自己儿子刘仲迈为都督府警卫团团团长，计划成立三个营：

第一营营长 邹礼 第二营营长 李漠枫 第三营营长 唐生智⁽⁴⁷⁾

然而，后来只得到一个营的武器，刘人熙就要唐生智到浏阳招一营新兵，成立警卫营，担任督军府的守卫工作。⁽⁴⁸⁾

因此，上述“一二营根本未成立⁽⁴⁹⁾”，只成立了唐生智的第三营，下辖三个连：

第九连连长 唐哲明 第十连连长 刘兴 第十一连连长 李家馨

这时，周斓恰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用人之际，唐生智即令其不经过见习和排长之阶梯，而直接担任第十连付连长。⁽⁵⁰⁾

但是这个时候的湖南，在谁来主持湘政问题上，各方争斗极其激烈，刘人熙的临时都督地位并不巩固。曾继梧虽然被废除了代理都督，仍为第一军军长，以截获之巨款优先用于嫡系部队，成立两个师，师旅长大部分为谭系军官；并计划成立第三师，以朱泽黄、周则范为旅长。

朱、周二旅本属程潜所部，却被谭延闿、曾继梧收买过去了，并于七月十四日，与程潜互战，双方损失惨重，终于逼走了程潜。

七月二十三日，刘人熙宣布取消“独立”，归附北京政府；并电请中央任命龙璋为代理省长。但黎元洪继袁世凯担任总统后，不承认湖南人所举的临时都督和代理省长；坚持任命原四川都督陈宦裁湘视事。

然而逼于民愿、陈宦滞留武汉，始终不敢来湘，形成僵局；湘人又推举黄兴、蔡锷主湘，但此二人一患胃溃疡，一患胃癌，均难回籍就任。

最后，黎元洪于八月四日特命其好友谭延闿仍为湖南省长兼都督，第二次主持湘政。

八月二十日，谭延闿回湘正式视事，刘人熙奉命交割，并将唐生智“作为有为的青年军官推荐于谭延闿。⁽⁵¹⁾”仍在督军府工作。

谭延闿上任后，将湘军重新整编，并没有让唐生智在警卫营工作很久，即调任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第三营营长，这时的师长是赵恒惕，旅长是林修梅，团长是宋鹤庚。⁽⁵²⁾

第一连连长 唐哲明 第二连连长 刘兴 第三连连长 李品仙

一九一七年夏，黎元洪和段祺瑞不和，由于参战问题，府院冲突表面化。黎元洪利用国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强调“以政统军”；段祺瑞则联络好几个省督军，召开所谓“督军团会议”，反对国会。黎元洪下令免除段祺瑞国务院总理之职；安徽督军张勋乃以“调停”为名，带兵入京，迫令黎元洪解散国会，并与康有为等拥戴溥仪复辟。段祺瑞又乘机在马厂督师讨伐张勋，重新入据国务院，并废除“临时约法”，不再恢复国会。

七月，孙中山在海军拥护下，邀国会会员齐集广东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开始了“护法”运动。

这时，谭延闿在刘人熙等地方人士推动下，在张勋复辟期间，实行戒严，并举行拥护共

和的群众大会；谭延闿还下令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出省北伐，陈复初不服调遣转而拥护段祺瑞任命之傅良佐来湘主政，逼谭延闿下台。

这年九月九日，傅良佐抵省视事，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处于十分矛盾的境地；他的第一旅旅长李佑文反对护法拒傅，而第二旅旅长林修梅则主张护法驱傅。一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恰巧赵恒惕碰上老父去世，乃藉词“丁忧”，回衡山老家，以静观局势变化。

唐生智是主张“护法”的，自然站在旅长林修梅一边，于是随部队调到攸醴一带，担任防务，以待时机。

九月十三日，零陵镇守使兼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刘建藩发表通电，宣布衡永独立，表示拥护“护法”，这样，“南北战争就开始打起来了。”⁽⁵³⁾

九月十八日林修梅旅也在衡阳首倡“自主”。并于九月下旬击败傅良佐所任命的第一师代理师长李佑文于衡山；十月初，宝庆的周伟及攸醴的宋鹤庚团亦宣布独立，唐生智营正式加入护法军，他们从侧翼威胁长沙，“一时省城空气顿趋紧张。”⁽⁵⁴⁾

但是，傅良佐旋即任命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兼程南进。

十月六日，南北双方在衡山以北之西倪铺遭迂，南军因实力悬殊，衡山失陷；退守贺家山时，零陵区副师令阵亡，宝庆亦告失守；乃全线动摇，纷纷溃退。唐生智在回忆这段战事时写道：

“开始接触时，我们南军打败了，就退到永兴、安仁、郴县一带整理队伍。这时，我已担任第三团团长的，在这个整训期间是非常艰苦的，我将队伍好好整理了一番。”⁽⁵⁵⁾

十月中旬，广西陆荣廷派两广援军开到，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护法军的变化，赵恒惕也终于出山了，但仍不肯主持军事，乃推桂军谭浩明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程潜为湘军总司令，部署分路反攻。

唐生智接着叙述说：

“以后，南军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北军节节溃退。

“北军溃败的原因，主要是雇佣军，师出无名，士气不旺，都有厌战心理，不愿卖命；而指挥的军官也互不团结，如总指挥王汝贤（直系），他们资格较督军傅良佐要老，他却没有得到督军的职务，因而不高兴，滞留长沙，将实际指挥责任交给范国璋。

“后来，王汝贤死后，范国璋送了一封挽联，也可说明其厌战情绪：

死生到此欲呼天，何咎何恩，

直为诸君一痛哭；

魂魄有知应恋国，孰南孰北，

愿今同族两无猜。

“南军方面之所以取胜，主要是保卫家乡，反对北军烧杀淫掠的侵略行为，士气也较旺，能得人心，因而能够打胜仗。”⁽⁵⁶⁾

十一月中旬，由于护法军步步进击，傅良佐等仓皇出逃，唐生智团终于和三省联军一道共同克复省城长沙、进克岳州、据湖北。这时，刘人熙等地方士绅求治心切乃推举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湖南省长；但湘西和湘南一致反对，谭浩明也“不便自居”，只同意暂以联军总司令兼摄军民两政；明为谦让，实为排开程潜，独揽大权。

十一月下旬，段祺瑞因北军失败引咎辞职，王士珍继任，为分化湘桂关系，于十二月上

旬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不敢得罪桂系，迟就不职，他也是明为谦让，实为讨好和利用陆荣廷力量，以排挤程潜，为三度主湘作张本。

唐生智亲睹这些勾心斗角的政治把戏，十分厌恶，他说：当时三省护法联军，会师北伐，声势是十分浩大的而弱点也就潜伏在里面：

第一是骤胜而骄。以为北军没有什么力量了；警戒恐惧的心思，远不如最初作战的时候。

第二是将领不和。一师师长赵恒惕渐渐地不愿意由总司令程潜指挥，起初只是精神上有了芥蒂，后来行动上也使人难堪。

“记得战争吃紧的时候，赵恒惕派了一个参谋到某大队部去接洽公务；那位大队长是程潜派到第一师的亲信，参谋知道赵师长是不喜欢这位程派人物的，也知道师长虽归程总司令指挥而实权却在其上。”

因此，这位参谋到了大队部，神情态度都有使人恼火的地方；加之，大队长的话也不太谦逊，因而发生了冲突。

于是，参谋回去后，又加了许多挑拨之词，赵恒惕听了大怒，便把那位大队长叫来，一进门就是一个耳光，把他打得昏在地，并说：‘我要办你’大队长说：‘要办，请送交总司令办。’赵恒惕更气，马上写了一个手令：大队长不服从调配，着即斩决！

当时，大家都着急了，耽心大队长被处死后，程总司令面前会说不过去；于是全体职员前往求情，连那位参谋长也来说：‘大队长没有死罪，请看总师令的面子将他宽恕。’赵恒惕更火：‘我就是要杀给总司令看！’“那天，赵恒惕本有重要事情需要到别处去开会，他怕离开后，别人会放走那位大队长，就一直等到杀了人才离开师部。

当时，军阀残暴专横，杀人如儿戏，为了个人意气草菅人命，可见一斑；赵恒惕这样做，分明是给程潜以难堪，使程潜无法指挥他，也更无法指挥刘建藩、林修梅两个新成立的师，湘军是主力作战部队，湘军如此，桂军也就更加涣散了。（57）

后来，唐生智还写道：“自此，我亲眼看到湖南军队中一些老的将领，一个个都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争权夺利，明争暗斗，最终也相继地为人民所唾弃。”（58）

这一年，军事不利，家事也不顺：唐生智由父母作主之发妻叶氏在东安乡下，伴婆母陈氏居住，一天晚上，与妯娌小姑等打牌晚了，擅自作主杀了鸡吃，被婆母面斥一番，含愤服毒身死，另一由妹妹介绍的纪氏，也离开了唐生智，恶耗频传，真是内忧外患，使他苦闷到了极点。

第四节 驱逐张敬尧

一九一八年三月，段琪瑞重新上台，部署大举伐湘；派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曹锟为湖南宣抚使，分四路向湖南边境包围。

三月十八日，北军陷岳州。二十六日晚，曹部大将吴佩孚率师入长沙；南军第三师师长刘建藩在株州落水而死，护法军陷入了一败涂地、一筹莫展的境地。

四月二十四日，吴佩孚攻陷衡阳后，即屯兵不再向前；原因是：他自恃功高，而湖南督军一职却归张敬尧所得，于心不服，因此不肯卖力了。

四月十九日，谭延闿自上海潜往广西，陆荣廷接见了，他表示愿意支持他回湘接收湘军

统帅之权，而吴佩孚也想利用谭延闿联络湘桂各军，以谋缓冲。

六月十五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七月，赵恒惕拥戴谭延闿回到零陵，与驻节郴州的程潜形成两个对立的总司令部，相互攻讦，内争不已，无形中削弱了驱逐张敬尧的力量。

这样，南北战争形成僵局局面，瞬息又是一年。

此时的唐生智，十分苦恼和消沉，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尽管作战仍然很勇敢，但战斗之闲，也就同流合污，作些无聊消遣，过着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生活。过去他非常佩服陈作新，但并不赞成陈的这样一首歪诗：

人生何事最关情？

只此区区“色”与“名”；

若就两端分缓急，

肯将“铜象”易“倾城”。

而此刻，他也就由消沉而随波逐流了。

一九一九年六月，亲谭粤军将领马济截获北京政客致程潜“密函”，即认定“通敌有据”终于将程潜挤走。

但是，程潜走后，却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使谭延闿和赵恒惕都感到十分棘手，要请唐生智来解决。⁽⁵⁹⁾

这个难题是：何键和张国威从醴陵带来一千多人枪，究竟如何收编？

何键，字芸樵，与张国威同为醴陵人，也同为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一年前，扩军从岳州、长沙溃退时，二人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排长。赵恒惕给何键一纸手令，一支九响枪，要他留在湘东。

当时，要他回醴陵开展敌后游击活动，此人为前清秀才，且英勇善战，可谓文武全才，颇有心计，竟然白手起家，在家乡组织赤手空拳的“它子队”（即拳头队），专趁黑夜去摸张敬尧北兵的枪，一天一支，一年多就是好几百支。

同时，张国威从程潜二兄程吉如手中接受过来一批德国造快枪，因而，队伍也日益壮大；于是，二人当上了正副游击司令；前不久，程潜为壮大南军实力，密令他们开到郴州来，答应将他们编一个旅，委二人为正付旅长。⁽⁶⁰⁾

何，张二人率部到达宜章后，程潜即已离职而去，谭延闿视他们为一根“鸡肋”，弃之可惜，留之又恐其为程系武力，日后终成隐患；赵恒惕则派使者去问二人：“是不是编一个团算了？！”

张国威与何键不和，认为：“行！我们由排长当团长，也就可以了，何芸樵只想一口咬出猪油来。”而何键仍坚持按原议办事，说：“刘邦由一个亭长可以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能由排长升旅长？”问得使者无言可答，回报赵恒惕。

这时，赵恒惕想到唐生智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头”，同学们都信服他，因此请他去说服何键接受团长职务，唐生智一听，说：“我们一、二期同学还只当团长，他们第三期毕业怎么能一步登天？！不行最多只能当个营长。”

赵恒惕不以为然，而唐生智坚持己见，并当场立下保证，要招何键、张国威二人“高高兴兴地来当营长。”⁽⁶¹⁾

唐生智离开师部后，随即与刘兴、周斓等商定：首先由刘兴去找张国威，要他先把队伍拖出来，不说是团长还是营长，只说谁先出来谁当“正”职。这恰巧打中要害，因张国威就